

先到先得

先到先得，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，就是排隊。看似理所當然，但我們身邊或大眾媒體上經常出現因排隊糾紛而釀成的鬧劇。幾個月前，在義大利亞西西山腳下的天使之后聖殿，我也經受了一次考驗。當時啼笑皆非，上週「了解神聖」課堂後，想起此事，反覆思量，從中也悟出一番道理。

那天我隨朝聖團參觀珍藏在聖殿當中的寶尊堂（Porziuncola），這座由聖方濟各親手修復的小聖堂雖然矮小簡樸，卻神聖安詳，我在裡面坐了很久，直到聽到團友們遠遠招呼著要離開，我才匆匆跑到聖物部，一心想買些紀念品，把神聖的感覺帶回家。

店裡忘形地左看右看，突然發現，四周怎麼一個團友都不見了？糟糕，集合時間快到了！趕緊去收銀櫃檯排隊，前面只有幾個人，應該來得及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一位女士走到我旁邊。她低頭把臉哄到我跟前，高鼻大眼，臉上還有一層金色的絨毛，香水濃烈，令我本能地退後一步。她用我聽不懂的語言咕嘟了一句，然後站在我前面。

心裡第一個反應是：插隊？在這麼神聖的地方？怎麼可以？

用英語很客氣地提醒她要排隊，她好像沒聽到，只一味招手，招來幾個身材跟她一樣高大的女士，一下子全擠到我前面，嘰哩呱啦十分嘈吵，我的英語很快就淹沒在她們興奮的笑聲裡。

剛剛在寶尊堂默想得來的神聖感瞬間消失。正又氣又急，我看到隨團神父Father Santi 從洗手間出來。他是義大利人，能說多國語言，有救了！趕緊招手，在神父一貫的從容慈祥的注視下說了我的委屈。

他轉身跟這幾位大姐說話，但是越來越不對勁——神父始終是笑咪咪的，而大姐們也原地不動，並且跟他越講越高興，估計他根本沒有跟她們講什麼「排隊」、「秩序」……

Father Santi 在堂區極具人氣，是個「捕人的漁夫」，他喜歡與人交談，關心每一個人。只見他和大姐們熱烈對話，有問有答，估計也把集合時間拋在腦後了。

就在這時，我突然想到：神父是領隊，而他就在我旁邊，那我還怕什麼遲到？

這樣一想，心情馬上開朗，我大聲說：「Father，您幫我排隊，我還想買多些紀念品！」神父欣然點頭，還接過我手上的東西幫忙保管.....

最後輪到我付完款，走出聖物部，看到神父站在門口，正在給幾位大姐降福。雖然多得大姐們的阻延，我才買得盡興，但被冒犯的一口悶氣仍卡在心內，出於對神父的尊敬，我硬著頭皮走上前。

她們給神父臨別的抱抱，那位帶頭不守規矩的「金毛大姐」，居然也張開雙臂要抱抱我，我仍有些反感，但也接受了。本來可能很難看的情境，最後變成了一群人笑笑抱抱的畫面。

現時回想，神父的出現，無疑是天主的恩典，把一個零和困局變成了一個雙贏、甚至三贏的局面。但是，如果那天沒有神父出現，我會怎樣？我會繼續據理力爭？還是會忍讓？

想起小德蘭自傳《靈心小史》裡，她寫到在修院的洗衣房有一個修女總是把小德蘭「要洗的衣服挪開，好把她自己的放在那裡」；小德蘭默默忍讓，把那一點點委屈當作愛德的操練，「甚至努力去喜歡這種小小的折磨，並在心中把它們當作美麗的珍珠獻給天主。」

她超乎常人的愛德讓我深受觸動，我想像著場景重現，而神父沒有出現，我希望自己會選擇忍讓，同時為了守時，甚至會放棄購物。

本來想買聖物，是想紀念這裡神聖的感覺。而能做到放下對物件的執著、承受被冒犯的委屈，得到的也許是一件更神聖、更永恆、更值得帶回家的東西。我願意把小小的犧牲、小小的委屈，成為愛德的實踐，像小德蘭一樣奉獻給十字架上的基督。

但是，我也不敢高估自己的「德行」。如果只是一口悶氣和幾件興之所致的紀念品，讓一讓，不難。可是，生活裡有些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。

假如身陷受災地區，要排隊為全家老幼領取食物和食水，物資短缺，有人插隊，我該容許嗎？

假如自己的孩子患著濕疹，天氣又異常酷熱，好不容易在商場找到最後一台冷氣機，有人直接從購物車搶過去，我該忍讓嗎？

假如帶著發病的老人在急診室排隊，看見有人想通過行賄搶先，我該沉默嗎？

這些都是在大眾媒體上看到的事件，很多結果是一地雞毛、兩敗俱傷。換了是我，我會怎樣？一時竟沒有絕對的答案。

世俗的邏輯很清楚：照顧家人是天經地義，據理力爭是維護公義。

可是從信仰的角度看，家人是天主託付給我的近人，而那個搶奪的人，可能同樣也有面臨絕境的家人，同樣是天主所說的近人。

耶穌說：「有人拿去你的外衣，也不要阻攔他拿去內衣。凡求你的，就給他.....如果你們只愛那愛你們的人，這算什麼功勞呢？因為連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。如果你們只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，這算什麼功勞呢？因為連罪人也是這樣做。」祂指出了世俗和神聖的差別。

教宗本篤十六世在《在真理中實踐愛德》中論到，正義不能脫離愛德。單靠正義，人與人的關係仍然可能變得冰冷；而沒有正義的愛德，也很容易變成沒有原則的縱容。

根據這些道理，追求神聖不是凡事忍讓、也不是凡事據理力爭。要酌情、要辨別、要平衡、要換位思考、要準備受苦、要接受犧牲。而且，即使在堅持正義的時候，仍然要愛、要憐憫。記得眼前的人，就算是敵人，也是一個人，也是天主的兒女。

追求神聖就是這麼難。祈求天主不要給我經受不起的考驗，不要給我無法定奪的兩難；更祈求祂賜給眾人智慧，讓我們努力追求合理的制度、完善的管理、自覺的操守，使人與人之間無須陷於互相損耗的紛爭。

我們需要規矩去彰顯公義，維繫生活的秩序，也需要愛德幫我們超越表面的、單方面的公義，讓規矩之外的空間，流動著多一點包容、甚至多一點愛。

反覆思量這些道理，再回想那天自己在寶尊堂聖物部的急躁，以及 Father Santi 對那幾位大姐的寬容和祝福，我隱約覺得天主似乎在對我說：「那個冒犯了你的人，其實是我派來，送你一樣額外的聖物。」於是想起那位「金毛大姐」最後張開雙臂擁抱我的情景，覺得雖然有一點好笑，但也有一點溫暖。

Vivian Fung
2026.9.14
南加州